

批評，有時對政府的攻擊，可以說肆意而行，過火的地方，屢見不鮮。

我因為參加國際獅子會，有一次和麥格塞塞大總統坐在一席，我環顧左右，既無槍兵，亦無便衣隊，散會時，好多人要求和他一同拍照，來者不拒，令人滿意為止。另外麥總統所住的白宮叫作「馬樂堪寧」，後為河流，對岸是公園，有一天，漁民聚合了一兩百人為要求疏濬河流事，齊集總統府，由河岸爬入白宮，衛兵聽其出入，並未阻止。又星期日是那裡開放的日子，人民可自由入內，到馬尼拉觀光的人，如果想去瞻仰那「馬樂堪寧」的偉大，並不是一件難事。

結語

這是隨筆式的一筆觀感錄，雜寫來。不成體統，而且因為這是對內的刊物，所以用談家常的筆調來寫的。有的地方不够嚴肅，也許上了年紀的老學長們看不慣，果真這樣的話，倒要請你原諒！這篇都

是信筆所之的花絮，既未修飾，也不故作驚人之語，如果能够邀得老學長們：「會心的一笑」，我也就心滿意足，不虛此寫了。正是：年年難過年年過，處處無家處處家。聊將禿筆寫觀感，恭賀新禧笑哈哈。

示及另一函均已敬悉以冗務所羈遲於泰復幸祈見諒茲謹
囑擬妥「旅菲雜感」一文文中多不登大雅之句務盼斧正後再予發表為幸專此即頌
年禧！

附梁學長來函

弟 梁 在 平 手上

十二月卅一日

衛兄如晤：前

不知能滿君意否？

魚頭

一聆錢侍郎語借一箸

百忙中，猶肯趁機提出，此種博採群議，不棄葑菲的作風，殊令人欽佩無已。

錢學長「作些交通界新發展的研究。」一語，對於從業交通人員，實屬語不離宗，行不忘本的啓示。我想那位寫信同學聽了，或許滿意。但下面却是我個人的謬見：

三個月以前的一次月會，由錢次長公南學長報告交大掌故。最後提出：「去年交通部同學主持之月會，舉行後，曾收到一未具名校友之來信，提出同學會唱歌音樂之餘，應研究交通大計。若月會中，每次提出十分鐘或二十分鐘，作一些交通界新發展的研討，「不知可使此位寫信同學滿意否？」還請今後主持月會同學，加以研究。」一問題。此一問題，早成過去錢學長于

，不妨節出一部分作爲國學講座的經費。于月會外，定期延請當代名儒，作經史講述，爲各同學會的倡導。如同學中對經史有研究的不妨推其擔任講座，當更爲同學所歡迎。至于交通學術的研討場所，在交通部已設有設計委員會，及講習班。各學術團體，如工程師學會，交通建設學會，會計學會等，亦時常作交通各部門學術演講已屬應有盡有，極盡闡揚發展之能事。我們同學已分途參加，似無須在月會中，另作此舉。

二、爲什麼要講經史

以從業交通人員，不事交通學術研究，而從事經史，未免舍本逐末，學非所用。要知經史爲我民族文化的淵源。作人作事之道，無一不備載其中。如只有科學頭腦，而不懂作人的道理，遇有特殊環境，未有不走入歧途的。如翁文灝的投匪即其一例。尤其一個中華國民，不深切了解本國歷史而求其能愛國，何異責盲者以明，責聾者以聽

。我想同學一定要問我，在大學畢業後，還未讀過中國歷史嗎？誠然，各位學長，不僅在大學讀過在中學早已讀過。須知各級學校認爲歷史不是主科。教學多敷衍渡過。而所授科本僅及歷史皮毛，未能寫出歷史真義。如此即認爲學過歷史，以爲滿足，則未免太淺視了。就我個人而論，對歷史是門外漢，對經書尤少研究。故願得一機會，從事深造。庶幾聞道夕死，可以無憾。我說各級學校，對歷史不加重視，教學敷衍，並非厚誣。僅就最近發生一個實例來說：日前有位同學，自金門前線歸來，問我「母忘在莒」怎解。我當時除詳爲解釋外，深訝一個大學畢業生，還不了解「母忘在莒？」可是不能以此一宗，妄斷他的常識不够。而他的英文會計、工程各門學科，確實高出常人萬萬。但是一個大學畢業生，不知「母忘在莒」的出處與義意。等而下之，如高中初中畢業的是不要問了，更是不用問了。舉國對歷史的了。

解如此淺薄，試問總統將此「毋忘在莒」四字勒之于石，昭示國人，目的爲何？究能發生何種效果？興言及此，不禁爲我中華民族前途悲！

三、經史究有什麼效用？

經就是史。如春秋列爲六經之一實際就是魯史。可見經與史是不分的。牠是我們中華民族文化的來源。舉凡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、孔的修齊治平大道，無不備載其中。也就是我總理三民主義理論的根據。也就是我國民黨推翻專制，建立民國的利器。其效用之大，想各位學長，知道的當比我更多。現在僅在歷史上舉幾個淺顯的例子：如漢武帝表彰六經，定儒家爲一尊。舉凡通一經的人如公孫弘，匡衡，劉向輩，莫不位躋通顯大用於時。他們都本六經以治國。用能奠定四百餘年的漢業，王莽欲篡而不得，曹操欲奪而不能。趙普以一部論語，佐宋得天下，致太平。延續兩宋三百餘年的國脈。可惜

的是他們僅用六經的皮毛未實踐大經的要旨。使國家不能躋于堯舜大同之治。滿清曾國藩，奉命平定洪楊之亂。因鑑于當時人心的陷弱，賄賂的公行，而發出：「去山中賊，易，去心中賊難。」和「舉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，起義恐後，忠憤耿耿者，不可亟得」的憤慨語。因他深知當時病根的所在，故引用李鴻章、彭玉麟、郭松燾、羅澤南等經明行修之輩，先從改革人心轉移風氣着手，才能滅掉太平天國。延滿清數十年國脈。歷史上類此事例甚多，不勝枚舉。要不外本六經以治事則事成，反之則敗。為千古不可否認的定律。

溯自清末，廢學科興學校以來

。一般士大夫競以科學救國為口頭禪。鼎革後，以五倫之教，不合潮流，棄置不顧。五四運動後，一般青年，更視固有道德，為枷鎖。于是毀滅倫常，鄙視道義。舊籬已撤，新基未樹。體既不明，用自難達。國人蹙居臺灣一隅，已覺悟前非，痛思改革。總統以四維八德，重

加誥誠。以新、遠、實、簡樹新作風。無如言者諄諄，聽者藐藐。結果是重患了「實幹快幹，撤職查辦。敷衍了事，記功一次。」的流行病以致貪污案件，層出不窮。盜刦之風，方熾難戢。流氓太保，黃牛種植社會蠹蟲，肆無忌憚的橫行于通都鬧市間。風俗壞到如此地步，人心走到如此險途。試問國人將何策以求根治？舍實踐固有道德，又有何策？欲尋求固有道德舍講求經史外，又有何途？

有人一定要問，當此原子競爭時代，我們反攻大陸，正需要武功，還談什麼儒術。誠然在亂世要重武功。須知武功必由儒術才能獲得。例如：左傳『晉文公圖霸，作三軍，謀元帥。趙衰曰：「郤穀可。」臣亟聞其言矣：說禮樂而敦詩書。詩書義之府也。禮樂德之則也。德義利之本也。君其試之。」乃使郤穀將中軍。一戰而霸。文之教世。一如再如西晉的杜預，南宋的岳飛，皆以愛讀春秋著名。其他如明朝的王陽明，清代的曾國藩，亦皆以經

學起家而平宸濠洪楊之難。由此看來，歷代名將成功，莫不本于儒術。因經書不僅俱備文治的理論對於治軍作戰的基本方策載記極博，而為千古不可移易的原則怎可以時代不同，而加以蔑視。

四、我希望於「錢侍郎」的

錢學長在那次月會中，首先講述「唐校長為晚清經學大師。清末辭去郵傳部侍郎，而長母校。用八佾禮祭孔。不特提倡讀經；而且提倡尊師重道。」的一段。實具有弟子記善之旨。我想錢學長一定感覺到唐蔚公的辭侍郎高長，而屈就校長，必是為了清末政治腐化、賄賂公行、道不能行，退而從事教育。正如孔子辭魯司寇，刪書授徒一樣的希望能使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不絕如縷之道，託諸門弟子，以行傳於後世。錢學長對於國學既宿有根底，又見知於唐校長。應本顏、閔、曾、孟繼承孔子道統的責任使經學大昌於今世，以完成唐校長未竟的志願。所以我不僅希

望錢學長以「侍郎」地位，在同學會中，提倡講述經史。更希望其能贊助政府，使各級學校，有名無實的讀經運動，徹底實行。並擴大於全中國各角落，以收拾人心，挽回國運。

還有不能不說的，就是國民黨爲輔導社教的不足，於各機關設有員工教育委員會。但其工作多側重于體育樂育，而忽視德育智育。尤其對於德育！視爲不能合員工興趣。很少設施。須知耶穌教初入中國，信者能有幾人？而傳教的絕不以信者寥寥，中止不傳。直至今日，耶穌教在中國，竟成爲社會的通好。其所以能收這樣的結果，實由於歐美各國政府，竭力提倡，大資本家當時的第五軍司令部便設在楊林。我走下火車步出車站時，便看見市鎮右邊的高崗飄揚着一面國旗，我猜想那便是軍司令部的所在地。沿着凹凸不平的土路向市鎮走去，路旁的水田裡只剩下些稻草樁，草樁上偶而飄拂着一絲絲的再生禾。煦和的風在空中散佈着泥土的氣息。惡而已。能比儒教「汎愛親仁」之外，五倫之教、修、齊、治、平之方，無一不備的好嗎？我們有此壞

寶，不自珍視，而來拾人牙慧，豈不是教典忘祖嗎？更要知道，我們不重視自己，就是數十年來，國人不能經史貴重的原因。我們要想使國粹不亡，中華民族復興，非人人

具有傳教士傳教的精神來講述經史不可。在國家有地位有聲望的人士，尤應盡力倡導不以環境的阻撓稍有灰心。不知各位學長以爲如何？

(完)

我憶楊林

邱名棟

楊林是昆明東面嵩明縣的一個小鎮

三十二年的初春，我打從重慶來雲南，到第五軍去任軍需工作，當時的第五軍司令部便設在楊林。

一直兩條街。在近十字路口地方，開着幾排店舖；大都是雜貨店、吃食店、理髮店，顯然是適應駐軍需要而新開設的。街路是用石頭鋪砌的，皮鞋踏在上面格格作響，要如一不小心，便會踩在牛屎裡去。轉出右面橫街，走上一個小坡，看見一座破舊的大廟，兩邊斑剝的土牆上寫着「軍令如山軍紀似鐵」八個大字。我向門口衛兵一問，軍司令部果在這裡。

我把公事接洽了一番之後，便